



西方
哲学史研究
丛书

苏格拉底 及其哲学思想

叶秀山 著



西方哲学史研究丛书

苏格拉底 及其哲学思想

叶秀山 著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尹风陶

西方哲学史研究丛书
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
SUGELADI JIQI ZHEXUESIXIANG
叶秀山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142,000 字
1986 年 2 月第 1 版 198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600

书号 2001·281 定价 1.15 元



苏格拉底像
(现藏大英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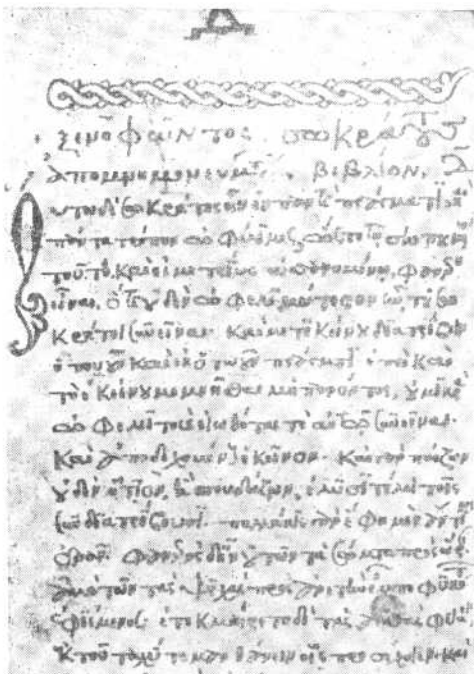
传说囚禁苏格拉底的地方(雅典)

镶嵌图德尔菲神庙的铭文：
“认识你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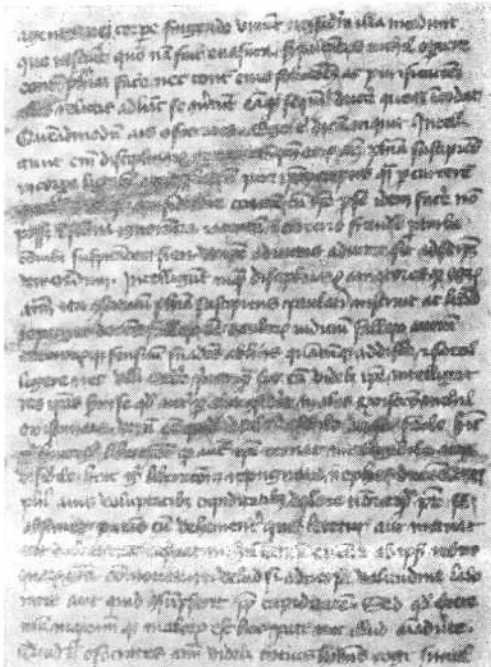
约公元前460年希腊瓶画：
助产婆及母亲
(现藏柏林国家博物馆)





色诺芬回忆录

公元13世纪希腊文抄本



柏拉图《费多》篇

公元15世纪拉丁文抄本

引 言

很长一个时期，在欧洲一般人的心目中，苏格拉底作为一个哲学家的地位曾经是确定了的。他是柏拉图的老师，而柏拉图则是古代欧洲哲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是古代希腊哲学最重要的代表之一，被这样一位哲学家极力推崇的老师，其历史重要性，自不待言，加之柏拉图对这位老师之死的描述，当人们没有怀疑它的政治意义时，其人格之感人，使苏格拉底的形象更增加了一层道德、伦理典范的“圣光”。欧洲人对自己的先辈的这种传统看法，是根据一些基本事实得来的，虽然一般人对这些事实并没有多加分辨，更没有故意搜集相反的材料；然而学者们、哲学史专门家们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正在于发常人之所未发，终于对这个传统的苏格拉底的形象提出了一大堆疑问，写了一本本的大部头著作，考证、分析了有关苏格拉底的各种材料，在弄清许多史实方面，这些学者是有很大贡献的。在一个阶段，苏格拉底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学者们指出，传统印象是被夸大了的，各种重要的哲学思想似乎都是柏拉图自己首创的，苏格拉底充其量不过是个道德学家，或者甚至只是一个“好公民”的道德典范。当然，这个“好公民”的观念也是站不住的，因为苏格拉底是因反对希腊雅典民主制被处死的，其道德品质的政治意义当然更成了大问题。这样，苏格拉底这个形象一方面既是反面的，而另一方面又显得不那末重要、甚至不那末确定。我们将要看到，持这种意见的现在欧美各国当然仍不乏其人；但是，在这种意见持续了一个阶段的支配地位以后，现在欧美各国

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倾向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观念上来了。当然,这样一种“复归”,不象以前只凭感觉、印象,而是经过大量考证、仔细分析了的,是经过正反两面的研究得出的,因而就带有更大的科学性。应该说,我们在史料方面的发言权是相当小的,我们只能在欧美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按照我们对待史料的基本态度和方法,提出我们的看法。这样做,只是为了在讨论哲学思想问题时,对于史料的处理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和立足点。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部分 史料问题	1
第二部分 苏格拉底的政治立场	13
一、苏格拉底与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的兴衰	15
二、苏格拉底的主要政治主张	27
三、苏格拉底之死	40
第三部分 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	50
一、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哲学学说上的关系	50
二、“认识你自己”——从“自然”到“自我”的转变	65
三、精神与物质的进一步分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 两大阵营的对立	83
四、“理念论”的奠基者	101
五、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	122
六、苏格拉底的辩证法	151
结束语	183
附录	
主要参考书目	188
主要人名中外文对照表	189
后记	193

第一部分

史料问题

苏格拉底并没有留下(或根本没有写)自己的著作,关于他的史料来源,我们只能根据古人的记述,而由于记述者本人的倾向和需要,因此对这些记述的历史真实性,我们就要作一番分析研究。在这里,在具体分析各种记述材料之前,关于对待这些材料的总的态度方面说明几句还是必要的。我们对待这些材料的总的态度是:首先不多疑;其次是不轻信。我们不准准备夸大古人的想象力,我们相信,古人的编造能力要比今人低一些。如果说,荷马史诗也被证明具有很高的历史真实性,那末对于柏拉图、色诺芬记述的真实性采取总的多疑态度不免失之鲁莽。我们认为,对古代史料,在没有可靠的相反证据之前,应该加以肯定,加以运用。我们这种对待史料的态度,并不是新的,而是传统的,千百年来人们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持这种态度,读着柏拉图的对话,缅怀苏格拉底的事迹。但是,在近代这种态度受到了学者们的挑战以后,我们再来谈论它,当然就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了。

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记述材料主要有三种,按时间顺序是:一,阿里斯多芬的喜剧;二,柏拉图的对话;三,色诺芬的著作。对于这三种材料,欧洲的学者们多年来或分别、或综合对比作了大量的考证研究,要一一缕述各学说之间的细节区别并无多大必要,无非是有重视一种而否定其它的,有认为三者互相补充的,而对每一种又有许多具体的研究。我们在以下研究这些材料时,当然会涉

及到一些学者的意见,这里就不作单独的介绍。

就史料言,我们首先接触到的是,关于阿里斯多芬的喜剧。表面上看,这个材料与其它两种材料完全对立,它把苏格拉底当作一个骗钱的智者,对之极尽讽刺之能事,而其它两种材料都是极力美化苏格拉底的。然而,阿里斯多芬的材料却早于其它二者。阿里斯多芬上演他的讽刺苏格拉底的喜剧《云》时是公元前423年,当时苏格拉底是45岁^①。鉴于当时戏剧演出的规模 and 雅典公民的人数,很可能苏格拉底自己也看过这出戏,或者至少他自己知道阿里斯多芬这出戏的内容。可是,根据柏拉图在《会饮》篇里的记载,苏格拉底对阿里斯多芬甚为友善,说他把“整个的时光就都奉献给酒神和爱神了”^②,因此,当时雅典人对这出戏的感受与我们现在似乎有些不同。

无可否认,就整个文化史来说,古代希腊喜剧艺术是一颗灿烂的明珠,但在当时雅典,在戏剧比赛中它的等级略低于悲剧。因此,有的历史学家说,当时对喜剧的内容,雅典的观众并不过于认真^③,喜剧家可以直接随意讽刺挖苦、甚至故意歪曲当时的各种人物,就连伯利克里本人也不能幸免^④,这可能与喜剧起源于相当粗俗的原始模拟剧表演有关。当然,阿里斯多芬时代喜剧已经成熟,可以参加戏剧比赛,并能得到奖励(只是奖品比悲剧稍薄一点),但当时雅典观众中的传统观念似乎尚未排除干净,因此包括苏格拉底在内的雅典公民对《云》的具体形象——即以苏格拉底作为智者的化身,亦并不过于认真,因为这样可能反而令人觉得更加“好玩”

① 柏奈特(Burnet)误为47岁(《希腊哲学,从泰利到柏拉图》,伦敦,1920年,第144页)。

② 柏拉图:《会饮》篇,177e。

③ 格罗特(Grote):《希腊史》,人人丛书,第8卷,第297页。

④ 爱柏特(Abbott):《伯利克里和雅典的黄金时代》,纽约,1903年,第328页。

(滑稽)。这出戏的大前提是讽刺智者——当时智者学派开始衰落,智者中有些人装腔作势,借以骗钱,已引起雅典人的反感,至于把苏格拉底与智者拉在一起,也许是凭一点表面的联系(因苏格拉底常与在雅典的智者们一起讨论,一般人会觉得他们是“混在一起”),增加笑料,或更具讽刺的意味,并非真的苏格拉底就是如此。试想,如果苏格拉底当时完全如阿里斯多芬所描写的那样,也许这出戏就“滑稽”不起来,而会相当“严肃”,只有在苏格拉底与智者们已完全不同,而仅有一点表面的(或历史的)联系时,包括苏格拉底本人在内的雅典观众才会感到“不伦不类”、“滑稽可笑”,而不必细想苏格拉底究竟是否这种人^①。

这也许就是古代喜剧“虚构”的特殊性。但作为历史研究来说,重要的还在于找出这种“虚构”背后所根据的史实,找出喜剧中苏格拉底与生活中苏格拉底的联系,即使是表面的联系也好。于是,柏奈特就提出一种解释,他认为,既然阿里斯多芬上演《云》时苏格拉底才45岁,那末阿里斯多芬所根据的是苏格拉底早期的情况,而不是学术上成熟了的苏格拉底^②。我们认为,这个解释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

根据第欧根尼·拉修斯的记述,苏格拉底曾是阿那克萨哥拉和德蒙(Demon)的学生^③。德蒙是当时的音乐家、智者,曾任伯利克里的老师。至于阿那克萨哥拉,我们知道,雅典一般公民并不喜欢他,就因为他说了一句太阳是“火石”的话触犯了传统,几乎被处死,只是由于伯利克里的影响才得以逃出雅典。此后,据说苏格拉底还继续跟阿那克萨哥拉的雅典学生阿开劳斯(Archelaus)学习。

① 当时喜剧的面具都是根据真人形象加以歪曲、变形,观众也许能认出原来是谁,这是一种喜剧效果,而被歪曲的人并不提抗议,甚至也跟着哈哈大笑呢。

② 柏奈特:《希腊哲学,从泰利斯到柏拉图》,第144页。

③ 第欧根尼·拉修斯:《名哲言行录》,姜柏本,上册,第146页。

柏拉图的有关对话,印证了这个记述。在《费多》篇里,苏格拉底回忆了他曾如何崇拜阿那克萨哥拉,在年轻的时候又是怎样热衷于研究天体和自然的奥秘。这些,也许的确是阿里斯多芬作喜剧虚构的根据。

这样,也许我们就可以正确解释阿里斯多芬喜剧与其他记述的矛盾,而排除了对苏格拉底作历史真实的研究时阿里斯多芬喜剧作为直接证据的重要性。

其次,我们要研究一下柏拉图的对话,这对研究苏格拉底来说当然是最重要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苏格拉底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学生是很不幸的,人们很可能把一切创造性都归之于这个学生身上,柏拉图成为哲学史的分水岭,而苏格拉底变成了一个莫衷一是的争论对象。可是这件事的责任并不在学生本人,柏拉图是很虔诚的,他的对话大部分都以苏格拉底为主要发言人;即使这样,人们还要硬说学生是借老师的嘴论述自己的主张,苏格拉底变成了柏拉图的代号。用近代学者的语言来说,即对柏拉图对话所涉及内容的历史真实性发生了怀疑。

据说,最早否定柏拉图对话的历史真实性的是十九世纪的一些德国学者,其中阿斯特(G. A. Ast)从根本上否认《申辩》篇是柏拉图的作品^①,这种倾向遭到德国浪漫派代表人物施莱马哈的反对。1838年,施莱马哈写了一篇题为《论苏格拉底作为哲学家的价值》的文章,重新肯定了苏格拉底在哲学史上的地位,而反对把苏格拉底只当作“好的公民典范”来对待^②,同时也基本上肯定了

① 参阅菲立浦生(Philipson):《苏格拉底的审判》,伦敦,1928年,第17页。

② 见1888年伦敦出版的柏拉图几个对话原文前施莱马哈该文的英译。该书第10—11页。

柏拉图早期有关苏格拉底记述的真实性。施莱马哈这种精神，在蔡勒、贡帕尔茨那里得到了进一步贯彻，由于这两位古希腊哲学史方面是卓然大家，因而苏格拉底作为哲学家的形象就有了一定的保障。

在这个问题上有重要贡献的主要是英国的泰勒(Taylor)和柏奈特。泰勒把柏拉图早期几个对话叫作“苏格拉底一组”(Socratic group)，其意义是记述苏格拉底的言行^①。柏奈特更进一步肯定了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重要性，他甚至预言，我们只能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platonic Socrates)和完全否认一切有关苏格拉底材料的可靠性之间作出选择^②。

柏奈特可谓不幸言中。1913年德国学者海因利希·梅耶尔(H. Maier)写了一本著名的研究苏格拉底的书：《苏格拉底，他的工作和他的历史地位》。在这本书中，梅耶尔对有关苏格拉底的历史材料，特别是柏拉图、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提供的材料作了详细而深入的分析研究，有许多科学的见解，但他的结论却是令人失望的，他认为苏格拉底本来就不是什么哲学家^③，苏格拉底只是在伦理学、辩论术方面有贡献。可是，梅耶尔在指出许多史料上的疑难之后，毕竟还承认了包括《申辩》篇在内的柏拉图早期对话在研究苏格拉底时的历史参考价值；而他的这种整个来说是否定性的倾向，在克鲁斯特(A. H. Chroust)那里得到了更加极端的发展。

克鲁斯特在五十年代发表了他的影响巨大的著作：《苏格拉底，人与神话》(1957年第一版)。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作者要破除关于苏格拉底的“神话”。果然，他的意见是摧毁性的。他的新的

① 泰勒：《柏拉图，其人其事》，伦敦，1955年，第6版，第23页以后。

② 柏奈特：《希腊哲学，从泰利斯到柏拉图》，第150页。

③ 梅耶尔：《苏格拉底，他的工作和他的历史地位》，图宾根，1913年，第103页。

研究方法是把一切有关苏格拉底的直接史料全部推翻（在某种意义上作了柏奈特所指出的后一种选择），而从反对的方面来再造（“复原”）苏格拉底的形象。应该说，克鲁斯特这个方法是很有启发性、创造性的，因而他的著作至今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当不是偶然的。

克鲁斯特在分析了在苏格拉底问题上各家对古代记述材料的意见后指出，各家意见分歧，莫衷一是。有的说柏拉图是艺术家、戏剧家的风格，其对话不可靠而重视色诺芬的，但又有相当多数的人认为色诺芬太平庸，其记述也不可靠；在这些纷纭的意见中，择其善者，无非是：重视柏拉图早期对话的人，必定把苏格拉底看成是伦理哲学家，重视色诺芬的，则把苏格拉底看成“大农场主”或“农业专家”，重视亚里士多德的，则看成是理念主义者^①，而这一切都因矛盾而不可信。事实上，在克鲁斯特看来，苏格拉底根本不是什么哲学家，而是政治活动家。也正是在这一基本点上，克鲁斯特把梅耶尔引为同道，认为他们的意见比较接近^②。

克鲁斯特从反对的方面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他的主要工作在于再造了苏格拉底死后六、七年时一个智者波立克拉特(Polycrates)的《对苏格拉底的控告》(Κατηγορία Σωκράτους)这篇文章。根据克鲁斯特的考订研究，波立克拉特这篇控告包括了各家“申辩”中的主要内容，所不同的主要是波立克拉特强调了苏格拉底反对雅典民主制的罪名，而这一点无论柏拉图的《申辩》或色诺芬的《回忆录》都回避了^③。克鲁斯特相信苏格拉底是积极推翻民主制的鼓动者，所以后来根据这个控告来写辩护词的作者也都把苏格

① 克鲁斯特：《苏格拉底，人与神话》，英国诺特丹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196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74、164、170等页。

拉底当作社会活动家加以描写^①。

这样，克鲁斯特当然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柏拉图把苏格拉底当作哲学家来记述的可靠性。可是，在否认了柏拉图记述的历史真实性之后，如何解释柏拉图这些记述，就成了很大的难题，有时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因为人们总是无法圆满地解释柏拉图在道德上、法律上、宗教上为苏格拉底申辩之后，为什么还要以这个据说长期被雅典人所痛恨^②的人为自己学说的代言人，因此，克鲁斯特的意见，可说是独树一帜，但大多数哲学史家并不采纳他的学说，如格思里(Guthrie)教授在他的新著多卷本希腊哲学史中对这个问题就持慎重态度，一方面指出泰勒——柏奈特关于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关系的意见已不为多数人采纳，同时也认为学习他们的意见是有用的^③，甚至认为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是不可分的^④。

我们知道，关于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在具体学说上的关系，在古代已经弄不清楚了。第欧根尼·拉修斯在谈到柏拉图时说，柏拉图哲学学说有三个来源，一是赫拉克利特的感觉(变幻)说，一是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性思想说，一是苏格拉底的政治伦理说，柏拉图把这三者结合起来了^⑤，这里已经把苏格拉底只当成政治家了。这种说法，可能与如何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记述有关，但却与整个柏拉图本人的著作精神很难调和起来，除非对柏拉图对话有另外的独特解释，这种说法无论在古代或现代都是不太可信的。

随着对柏拉图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他的对话的写作先后，有了

① 克鲁斯特：《苏格拉底，人与神话》，英国诺特丹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192页。

② 克鲁斯特：《苏格拉底，人与神话》，第79页；梅耶尔说第欧根尼·拉修斯说的雅典人处死苏格拉底之后感到后悔，为其立象事纯属子虚，不知根据何在。

③ 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3卷，剑桥，1969年，第351页。

④ 同上，第325页。

⑤ 第欧根尼·拉修斯：《名哲言行录》，娄柏本，上册，第282—284页。